

漢書門			
二〇六三	三九	架	類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函	架	類
三六九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3
冊數	369 (209)
函號	399 10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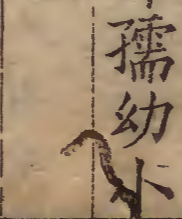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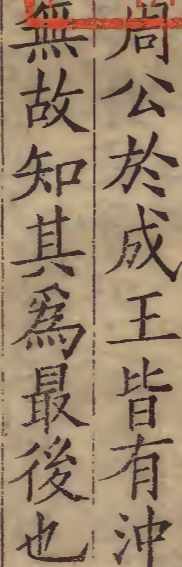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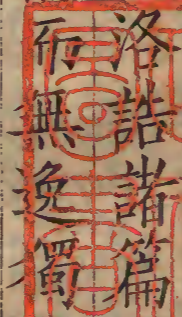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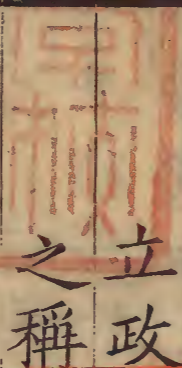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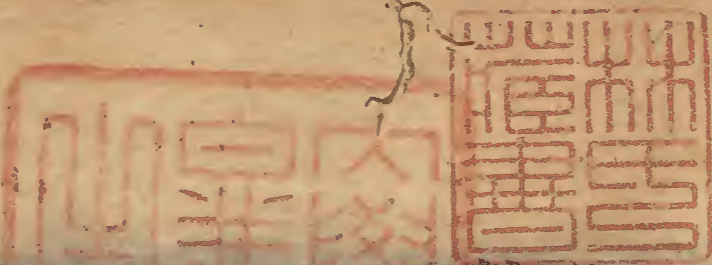
無逸

淺草文庫

成王漸長周公慮其嗜欲萌動故作此書教戒以篇首無逸二字名篇吳氏曰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篇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嘆所以深感動成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所語辭也古人盟誓



之辭發端皆曰所其者有所指而言無逸者勤勞而無休息也勤勞之事非一而惟小人之於稼穡最為艱難君子於人所勤勞之事首先能知乎此身體盡瘁濕暵備嘗耕種耘穫終歲無有逸時此小人勞逸者之為也君子雖不為之而能知之故乃暇逸之時則能知小人之所倚賴以為生者在此而不敢厚斂多取以困其力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於稼穡而為農家之子乃不服田畝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乃暇逸之時猥習俚言既恣為夸誕矣不然則又侮訕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徒爾自苦也夫勞心以治下者君子也勞力

以奉上者小人也周公教戒成王亦欲其勤勞於心耳豈欲其勤勞於力哉然不知小人勞力之事者必不能為君子勞心之事蓋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居人上者當思我之崇高富貴凡宮室衣服飲食之奉無一不出於民力彼之勞力以奉我者如此其至也我其可不勞心以治之而使之得遂其生乎故此篇七節自第二節以下皆以勤勞於心者勉成王而篇首獨舉勤勞於力者為先俾王知小人勤勞稼穡之事其善於格君心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廟號嚴恭敬之形于外寅畏敬之主于中自度猶言自律自檢天命在躬易失難保故反躬自省謹循法則惟恐不能永保天命也天人相關知敬天命故亦敬民事以嚴恭治民為祇以寅畏治民為懼平日存心處事皆不敢迷亂怠弛中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廟號亮陰居喪之名鄭氏讀為梁闇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者美之至靖者治安之謂高宗舊時勞苦于外及與小人遊處起自民間即天子位蓋嘗親歷民事艱難故發言不敢輕易居喪不言禮也然三年之久不出一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高宗獨能如此故謂乃或猶言是或一道也惟不輕言故言發而當前此殷國中衰不可言靖況可言嘉乎高宗存心處事亦如中宗不敢荒寧遂能中興嘉靖殷國至于或小或大之人咸得其安無于是時而或有怨者高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氏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甲以此為不義逃于民間故曰舊為小人澄案史記武丁崩祖庚立七年而崩祖甲起承帝位以其久在民間于是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利澤于眾民雖窮民亦不敢慢忽祖甲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夏氏以為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是也耽貪欲自侈之謂言自是三君之後立而為王者生則好耽樂不知農事之艱難是以不聞細民用力之勞而惟一已耽樂之欲是從以此伐性戕生自是以後亦無或能壽者澄案史記中宗之後仲丁十三年仲壬十五年所謂十年者也河亶甲九年陽甲七年所謂或七八年者也高宗祖甲之後廩辛六年所謂或五六年者也武乙四年大丁三年所謂或四三年者也時成王稍長疑或有狗欲促年之漸故周公丁寧戒

之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于三酒誥多方多士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君之享國則不足稱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紹湯之基業而不墜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不特殷之三王如此周之三王亦然抑者貶損謙下之意將言文王之事故原其家法之所自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

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凡宮室飲食自奉之薄在其中矣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徽懿皆美也而徽有糾緊之意懿有淑善之意柔易至于懦微柔則非不斷之柔恭易至于拘懿恭則非不安之恭惠鮮謂惠利而甦鮮之使有生意也遑亦暇也重言文王之薄于奉已而厚于養民斯有柔恭之美德平易近民于民之微者則懷保之于民之窮者則惠鮮之然此特一國之民爾紂毒痛四海文王為方伯勤勞政事自早朝不食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于食者蓋將用



以咸和庶邦之萬民視民如傷望道如未見其勤勞自不能已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巡行田謂圍獵遊田有常制文王不敢過也以遊田之簡可知百用之約故庶邦之供貢者惟正數而已于外無一毫之多取方伯長諸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時齊晉稱伯諸侯各有貢物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其所從來舊矣受命謂嗣為諸侯內受命于先君上受命于天子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毋通禁止辭觀謂覽視逸謂宴安或觀以舒目或逸以休身或遊以省方或田以習武四者人君所不能無特不可淫溺于此耳淫于四者則侈費無度必致橫斂四者不淫用有常經而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萬民畿內之民也正謂九貢九賦什一之制也無暇言曰今日姑且耽樂人始耽樂者曰吾于今日為一日之樂而已是心一流今日而明日或至終身忘返者焉民生在勤天生不息但一

日耽樂則非所以訓民非所以若天是人大有愆
矣非小失也酒德以酒爲德也耽樂之事非一酒
德爲首故又專以此爲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

訓告道說告詔之也有朋友之道焉保惠保護惠
愛之也有保傅之道焉教誨模範開曉之也有師
道焉譎譎誑也張夸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
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訓告相保惠相教
誨夫如此則視聽聰明是非不惑故民無或敢以
誑誕之言而爲欺罔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心違怨者怨蓄于中也口詛祝者怨
形于外也言成玉于此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
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道說之以變亂先王之正法
先王之法甚便于民一變亂之則至于或小或大
或有違怨于心者矣或有詛祝于口者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者不能迪知也殷周四王

允蹈所
其或有人告曰小人心怨口詈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反求諸己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我之愆信乎若是不但不敢藏怒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也亂謂不當殺罰而殺罰之罰者不至于殺殺者不止于罰叢聚也言成王于此殷周四王迪哲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或以誑誕無實之言相欺罔而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果若是蓋君道尚寬大不長永思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綽其心信譎張無實之人不知實無怨詈之事于是羅織疑事刑戮妄亂及于無辜罪之人罪辜互文也向之怨詈設或有之亦不過一二人耳至此則人同怨之是眾人之怨叢于一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其者期望之意茲者如此以上所陳也
君奭

召公封於燕留王朝為太保有國故稱君奭
其名也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公以太傅行
冢宰事武王崩武庚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蓋周公既歸而太公薨周公以太師與召公
太保奭左右成王召公欲去周公留之而作
此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幸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
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謀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
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
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
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

可信然謂其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呂氏曰
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亦曰弗弔
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
樂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嗚呼君奭歎而呼召公以告之也君已皆一字為
句已字義見康誥大誥曰時我承上文言天命夫
留國祚脩短我皆不敢知則臣之事君惟當竭人
力以保天命是我之責也然我亦不敢安于上帝
之命而不永遠思念天威及我民之無尤無違者



三百六十六
惟在於得人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遏絕佚失也先王既受天命爲後嗣子孫者若大不能恭承天地之祀事遏佚前人盛德之輝光居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保則天命難信乃或至墜失其命不復能經歷久遠而繼嗣前人之恭德明德矣恭上下者前人之恭德光者前人之明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施延及也釋解去也在今我小子旦之身非能自有所正於王迪惟前人盛德之輝光可以延及于我沖子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必可延長此命故周自文王始受天命傳于至今子孫天不庸釋去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又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能相太戊以格于上帝巫咸不及伊陟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陳如陳力之陳陟猶言升遐也禮陟

以禮而終謂善終也總言商五君所用此六臣皆有所陳以保又有殷之國故殷王各保其位以禮善終得配天爲王者六百餘年呂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佐太戊以賢輔賢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徧覆包含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凡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內而百姓之賤王人之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國之小臣為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任事之人惟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為于四方辟如卜筮之占無不以實應者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羅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遠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呂氏曰割裁也澄案禮記緇衣篇引此割申勸寧
王作周田觀文王今詳割字無義周字疑當作用
田觀當從書作申勸寧王當從禮記作文王申重
也再三丁寧之意勸猶褒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
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
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號國叔字文王弟閔散秦南
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
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爲助而其心歉然又
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迪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
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
亦惟天篤佑我周家秉德迪知天威之臣乃能於
是而顯其君使其德著見上聞于上帝故能于是
而受有殷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時號叔已死死者曰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
世故曰尚迪有祿劉殺也謂誅紂及其黨單盡也
四臣能顯其君使徧覆包含大盡其所稱舉之德
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號叔等五人者
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
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即殷世臣巫咸巫賢
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遺武丁周公所舉皆

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及太公
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
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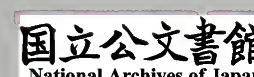
在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此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遊浮水也當此重任若遊大川予之往也與汝共
遊其思所以濟我而至于岸周公居東時召公專
任國事今周公雖已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
事當同于昔日我未在此之時大無諉責于我而
欲去造猶脩為也鳴鳥鳳也時周方隆盛鳴鳳在

郊召公若收斂而去無以勗我之所不及耆老退
處自脩其德而德不降下于民則我不能保今日
之盛在郊之鳳將不復鳴況曰能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述殷周世臣又歎而言令召公監視于此
者以我家受命為天子固有無窮之休祥然天命
未易保亦有至大之艱難我告汝以予心所謀汝
當有以裨益我使我不以文武之後人昏迷于永
保天命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金子直

此前人指武王偶猶配也夫與妻為偶君與臣為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承猶當也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言前人宣布其心悉以命汝俾汝位三公作汝民之極其意曰汝當明勉輔所偶之王在今誠宜負荷此武王當日之大命惟率循文王之德以當此無窮之憂責其可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以予中心之誠實汝克敬謂不敢怠忽也以我監視于殷之喪亡大否者我念天威之可畏不但是中心如此多誥而已予惟曰勤力輔治者我二人也襄字義如臯陶謨襄哉之襄汝之見有合于此則亦當曰在是二人也若曰今日天之休命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是二人將弗能勝其在汝惟能不怠忽于德益加抑畏明揚賢俊之人布列于位若他日治功大成之時汝乃可告于嗣王辭遜而去今則未可也又嘆而言若非是二人

則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乎我等皆當同心協力終始不怠以成完文王治天下之功大所覆冒雖海隅出日之地亦無不屬吾之使令者如此方為丕時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言予不但惠順于汝而若此多誥予惟用憂天命人心之不常所以拳拳留汝輔治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惟汝諳力之久能知民之德人亦無不能于其初者惟當于其終而如其初汝其敬順此所誥之言往而敬用以治事上章言天命民心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篇內後嗣子孫沖子後人皆謂成王小子皆周公自稱

多方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奄東方之國蓋與淮夷相近武王崩奄及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周公東征之二年誅武庚其時伯禽在魯征徐伐奄及淮夷雖為魯所遏不得猖獗然未及聲罪致伐吳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吳氏說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孟子所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疑皆此時之事不與相武王誅紂同時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宗周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京止稱王若曰恐疑為王之自誥故先稱周公曰而後稱王若曰以見王不親臨而周公傳王命以告也大誥亦是周公以王命誥而直稱王若曰者以其時王居憂周公攝政出征非王自誥可知故不稱周公曰也四國謂四方諸國多方謂諸國之民非一處也惟猶及也殷侯尹民殷諸侯之尹其民者正謂誥民而因及其君也降下命誥命也圖計度也天命已去商知大度乎此則必不徼覲以謀興復恭順事上可保祭

祀長敬念乎此則必不叛亂以取誅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感憂言語辭淫昏謂沈溺迷惑勸勤勉之意帝之迪謂天道開通悟也麗民所依也甲始也旅祭名周官有大故則旅上帝靈承于旅猶曰靈承帝事也進之恭猶曰日躋之敬也舒緩叨貪憤忿日欽謂孜孜為惡猶孜孜為善者之敬也劓割謂傷害之夏邑畿内之民也享饗通謂歆受而有之也恭多士桀以為恭而任之者也簡者閱視選擇之意夏

之盛時帝降格于夏而眷佑之有道桀大其縱逸不肯憂民之憂大為淫昏而不能一日勸勉于帝之迪此乃爾所素聞善圖帝命者惟得民心則天命固矣桀則不然其圖帝之命也不能通悟民之所依故天降罰而增崇其亂于有夏國之治者天福之也國之亂者天罰之也桀之亡因始于其家國之亂遂至失天下而不克靈承上帝之祀事蓋以桀無能日躋其敬以寬裕其民乃惟日務貪虐以傷害其民桀既不君天惟于是求其可以為民主者而大降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俾伐夏而絕其命惟天不與桀故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久

多年享而有之民之於君以義合天與之則能有其民天不與則不能有其民矣故曰義民非特桀一人為虐夏之多士亦大不能明而保享其民乃相與共虐其民至于凡百所為皆不能通悟於保享其民之事惟湯能以爾多方之民為臣所簡選以代夏而為之主蓋湯心謹慎惟恐民失其依故乃勸勉加意於其民尤於刑而加意由湯至于帝乙三十一君無不明其德以導民慎其罰而不輕亦能加意于獄訟要囚之人要囚之中又有分別其多罪者殄戮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入其無辜者開釋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出湯後諸王皆能如此

四百廿一
今至于爾君紂乃不如此所以亡國而不能以爾
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
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
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周公又更端而言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以告爾辟

承有夏有殷之文兼言桀紂屑輕小之意不集于
享謂諸侯離心不能合聚之使來朝享也有邦謂
商間猶伐也蠲潔也詩曰吉蠲為饗烝冬祭名不
蠲烝若所謂昏棄厥祀弗荅也聖謂明智狂謂昏
惑五年當時蓋有所指今不可考須待也暇寬暇
也之子孫猶之子于歸之之念聽謂有善可愛念
而徹天之聽也動謂警發之顧乃眷顧之顧堪可
勝也教謂若天啓其衷也夏殷之亡非天釋去之
皆其自取惟桀紂有爾多方而大淫于惡以圖天
之命一一皆有可罪之辭既總言之以下又分言
桀紂然于夏則降時喪之下惟有邦間之一句于

商則降時喪之下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累十
 餘旬蓋前一節言夏已詳而言殷猶略故于此一
 節略於夏而詳於殷也明智之人一不念則即為
 昏惑昏惑之人一克念則即為明智故紂雖極惡
 未嘗不可改而善也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
 之前紂惡已極商已當亡然天以其為商先王子
 孫故須待寬暇未遽亡之猶冀其能改可作民主
 及五年之久紂卒無一善之可念聽天于是求民
 主于四方諸侯大動以謹告商紂之威開悟爾多
 方之國顧有可勝天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無可
 勝眷顧之人惟我周王善奉皇天之祀克用其德
 遂令為神天之主天寔教我而用休美之命以休
 之簡選而畀之以殷命使尹爾之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來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又猶用又厥辟之又惠
 順也熙光顯也播棄也不典逆理亂常也圖忱于
 正謂圖復商也大遠猶曰大逆也遠者違去也離
 逃爾土謂離去所居遠徙它處也上文言商之亡
 周之興皆天命謀復商者不知天命也所以不容
 不以言解惑令我曷敢多言以告我惟大降下爾
 四國之民以教命也爾多方何不誠心以利益于
 爾乎何不輔助我周王享有天命乎何不順惠我
 王光顯天命乎爾乃導迪至屢而尚不安靖爾心
 未能自愛乃大不安天命乃輕棄天命乃自為逆
 亂圖欲使已亡之國誠得再居天下之正乃惟縱

逸頗僻大逆王命則惟爾多方採取天之禍我則
 當致天之罰徙遠爾所居之土我周仁厚未忍遽
 流放爾今爾庶幾得以如舊保有爾之田宅我惟
 於是而教告汝我惟於是而戰汝之國訊汝之罪
 俘汝之身以至于此略示懲戒既不殺汝而復使
 汝歸宅汝之宅田汝之田若至再至三又不用我
 所降之教命我乃大罰殛汝罰即上文天罰之罰
 殛猶殛鯀之殛謂遷徙流放也至此之時非我有
 周所秉之德不能安寧乃汝自召此罪多方蓋是
 徐奄淮夷及所滅五十國之人從殷以叛者罪當
 流放今但告之曰離逃曰罰殛而未忍刑之其後

多方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慮其不靜故于是年遷洛所遷者紂都之民非多方之民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非是多誥惟敬告爾以教命而已又言是惟爾之一初乃爾去惡從善改舊為新之時若自今以後不能敬行和睦之道猶復乖戾則自底于罰無我怨也

立政

立政謂建立政事之人猶曰知政執政也唐

虞之百揆周之冢宰後世之丞相是也篇內官職非一而獨取此二字名篇以其為眾職之首也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教以用人之道官制猶因夏殷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

周官六典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常以有常德之人居此官也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而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



三百五十四
甘信
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
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
類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
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
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
而護衛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
畢於王前嘆美羣臣所戒謂美哉斯言也然能以
五官不得其人為憂者鮮哉前周公若曰公與羣
臣言也後周公曰公與王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

競強也迪知忱恂真實知之信之也九德之行見
臯陶謨面猶向也訓順也古之人惟有夏之君乃
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事天有真知實能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戒其君先致其尊敬而曰拜手
稽首后矣復盡其忠愛而曰得人以居是三者之
官斯可以為后也然謀度其人而向之者必其大
順于德乃可以為居是官之人

後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承上文言此夏桀之時居三官者皆無善人蓋由桀於有德之人弗以為往昔所任而棄之所任者惟暴德之人所以喪國而無繼嗣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猶曰恭惟嚴惟丕式四字並發語辭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大能理上帝之明命用以居是官之人無不稱其位未居其官而言其有才者無不稱其所任得人故王畿千里之民皆和睦四方諸侯之國皆見其所任之為有德

嗚呼其在受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同厥邦謂共泄侯國庶習逸德羣衆相習為縱逸者同厥政謂共治王事奄謂包覆而有之甸謂井牧其地以授民紂於有德之人泯昏而不能明惟與羞刑暴德之人共國庶習逸德之人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其萬姓萬姓者商之受命民而今為周所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宅居其位克知其心者知其能官也三俊有其才灼見其心者見其可用也得人以治天職可當天心矣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如立之斯立之立謂植民之生也立民之長伯常伯也即夏之宅乃牧在帝朝則四岳統十二牧是也立政之任人常任也即夏之宅乃事在帝朝則百揆統九官是也準夫準人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臯陶作士

是也夫下牧字衍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專任法以仁政牧民為事也今詳立民立政二官大臣也職位相等準夫掌刑之一職耳以民命為重故與二官並而曰作三事趣為掌養馬左車左右車右攜持也攜僕執轡御車者也官之所居曰府庶府眾官府也大都都鄙之遠者除食邑采地外為公邑王使大夫治之庶府非一其賤者又有藝人焉藝伎也醫卜之類大都最遠其近者又有表臣焉表外也郊外治公邑之臣也虎賁綴衣趣馬之下言小尹庶府大都之下言小伯皆其屬也左右攜僕藝人表臣之下言百司該其餘也大史掌六

典八則八法不可雜於衆職之中故特出於後而
其下文繼之以尹伯該其屬總之以庶常吉士該
其餘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者大夫旅者
衆士三卿王所命大夫士亦以名達于王者歟夷
微盧烝夷蠻之國蒙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阪
險也夷蠻小國前代故都及險要之地皆以王官
爲之尹此言文武之時大小內外之官皆得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克厥宅心能以官者之心爲心也立茲常事謂

立事之官即任人也司即準夫也牧即長伯也能
於立事司牧之官以能得俊有德者居之惟能心
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
王能之兼猶言參預也庶言諸多是非淆亂之言
庶獄諸多鞫辯爭訟之事庶慎諸多禁戒儲備之
事陳氏曰之猶及也澄案有司之牧夫其立文猶
月令言參保介之御兼文王不下侵臣職惟信任
準人及牧夫違逆也是訓用違謂庶言之順逆及
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自知猶知政之知得人
而信任之篤文王所以盡君道也
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三百六十九
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處事合宜者容德其
心有容者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
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
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剴裁之能貽謀宏遠
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
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

繼自今言繼續自今以往也此一節六我字皆我
成王也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若謂如此也相
佑助之也受民王之民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也
和不乖戾也自一話一言即所謂庶言也末終成
德之彥即三宅之俊有德者也自今以往王於三
事之官當灼然知其如此乃使之爲治謂知之貴
乎明也使之相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獄庶慎之事
勿有以間之而不得專意爲治至于庶言則自始
至終一惟成德之美士是諮獻可替否以乂我所
受之民謂任之貴乎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周公謂我已受人言之美者皆告之于王則所謂庶言不勞王之自擇其美惡矣惟有庶獄庶慎之事其勿自用而至子誤但當付之于人以治之正者官之長即常任常伯準人之官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謹皆不易能人君苟恃己自用一或至誤雖悔何及惟當求賢審官委任責成則自收得人之效此周公所以拳拳于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之謂能以可居是官者居之繹如繹絲謂又從而由繹之審度之詳也商人與文王于三事之官詳察其可而後使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儉人小人也小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能光顯以在世故戒以勿用儉人而惟用吉士也勩勉力也此申言上文之意言立政之官當擇其人

夫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不云庶言庶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也此申上文



之意言準牧之官當專其任也三官皆當擇人而專任兩節之文互相備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詰治也詰戎兵謂農隙講武事田獵選車徒之類陟猶行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舊迹也方行徧行也覲顯見也耿光德之輝也揚振發也大烈業之

盛也文王以方伯專征伐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光烈如此成王伐奄而歸兵威遠被周公欲其繼

今毋忘武備以顯揚文武之德業故言及此或疑此一節與前後文意不接恐有脫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承上文王武王而言故稱成王為後王常人有常德之人三事常任為重故獨舉此一官以結一篇之意

此第一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司寇刑官蘇國公爵名忿生武王時為司寇敬不敢慢忽也爾今蘇公也由用長我王國謂延國祚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蘇公能敬其所用

之獄今亦於此而有慎以例比並權輕重之中而

三百廿七
用其罰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以蘇公敬獄之事太
史書之簡策因此篇周公戒成王以勿誤庶獄而
附記于其後非一時之言也

此第二章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臨死回
顧而發命故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
曰不豫崩曰登遐曰宴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也頽沃面也水以水洮頽之也發大命臨
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頽也相相禮者
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爲安玉几
以玉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
几同召同時俱召也太保奭召公以太保領冢宰
也特名以其尊異之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太
師領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太傅領司空師氏中大
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
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
治事者也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時發顧命

故自尊及卑同以王命召異於平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以下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日臻日加劇也彌甚留久也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既不瘳恐至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今此我所以詳審道說而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昔君猶先君也宣昭布也重光明德之輝光相繼也莫定麗依肄習重言者習之不已也達由此而通于彼也集猶鳥之來于木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皆服習而不違民心從故天命至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幼而未有知也成王以幼沖即位故稱侗迓逢迎之也天威大誥所謂天降威也成王升遐敬迎此天威而嗣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迷逾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殆違也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

三百九十六
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和
燹畿內遠邇之民安勸畿內大小之國然為政有
本必先脩身當思如夫人之能自治于威儀者脩
身有要必先治心毋使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
之微幾有善惡審擇于此時進于善不進于惡非
幾者動而之惡者也冒所以韜尸進於不善猶尸
之入於冒故曰冒進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羣臣于此既受顧命畢而各還其位徹
出幄帳于路寢之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恤宅宗

仲南宮氏桓毛名齊侯氏呂名伋太公望之子為
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
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以兵衛迎太
子以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
顯諸侯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主或曰恤宅宗蓋
喪次之名宗者宮廟室屋之通稱初喪未成服未
居梁闇故於路寢之翼室為憂居之室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

命將傳之于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
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啗
等禮節是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
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
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于
此時傳顧命于嗣君也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
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
供喪用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檀弓旬而布材與
明器

狄設黼辰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
仍几

狄下士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
事者也黼辰屏風為斧文設黼辰幄帳如成王生
存之時牖間牖東戶西北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
坐也敷猶鋪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篋席桃竹枝席
也此舉其上席而言其下更有二席黼以絳帛為
質白黑線刺為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
華玉有彩色之玉以之飾几周官吉事變几凶事

仍凡變几謂飾之漆之盡變其質彌文也仍几謂
 雖飾之漆之尚仍其質其文不皆滅質也吉事尚
 文凶事尚質故爾西序東嚮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此座堂在殯之西南底席蒲
 席綴雜彩文具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此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畫彩色雕刻鏤
 西夾南嚮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紛雜以
 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牖間兩序西夾其席
 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
 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將傳
 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楯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允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
 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
 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
 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
 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
 傳所謂河出圖是也楯國名楯國所制舞衣大貝
 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
 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故歷代

相傳寶之此陳寶器也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綴輅金輅面皆南向先輅象輅次輅木輅門側之堂曰塾左塾門內之西右塾門內之東前皆北面此陳車乘也象輅對玉輅木輅對金輅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雀弁赤色韋弁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上刃刃外向堂廉曰阼兩階阼階賓階之稜也士皆立堂下冕大夫服劉鉞屬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鉞瞿皆戟屬東垂西垂東西序之階上也鉞矛屬說文作鉞側階蓋東廂之側階上以恤宅宗在東夾翼室故此陳兵衛也上文陳座席寶器車乘皆象成王生存時儀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為上陳兵衛者衛嗣君也嗣君在東故以東為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王康王釗也儀物既備然後受顧命嗣王位自是始稱王麻冕績麻三十升布為冕蓋衮冕也是時成王在殯尚未成服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衮冕之衣五章其裳四章此用黼裳惟二章示變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王朝之卿也邦君諸侯也蓋自此始至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色玄如蟻正服當玄衣纁裳此變其裳色也卿士邦君及太保等蓋各從其命服卿士邦君但陪位無所執事故入路門即堂下之位不升堂也卿西向諸侯北面若有公亦北面孤則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太宗伯也彤赤色纁赤色之淺者下纁裳而彤裳亦變也介大也大圭鎮圭也長尺二寸天子所執同爵名瑁方四寸太保攝王事故承介圭太宗掌禮故奉同瑁太史太宗之屬以其秉冊故先之太保宗伯奉先王之命以傳嗣王故升自阼階書即書顧命之冊太史將以命王故從王而升自西階御猶御車者之御言與王相近也王于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秉冊書而命王以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燹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成王顧命自言其嗣
守文武大訓故曰命汝嗣訓卞法也燹亦和也蓋
成王顧命命羣臣也此辭則述成王顧命之意書
之于冊以命康王者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忘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天威與前敬迓天威同謂喪禍
也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命起而荅曰眇然予末
小子其能如前人之治四方以敬畏此可畏之威
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

天子之禮無可考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
醮以酒醮者有獻無酢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
王亦用酒者如成王生存親命其子也然太保臣
也不敢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如臣獻君之禮有
獻有酢其時太保執天子之圭為攝主太保以同
酌酒承以瑁獻嗣王王受同瑁三宿而後三祭三
祭而後三啗宿與肅通肅者肅拜也案儀禮燕禮
臣獻君君拜而後受爵此天子禮或異于諸侯或
一時變禮不當比于常禮故先受爵而就執爵以

四百三
肅拜三肅致敬也春秋傳晉卻至三肅使者或曰
儀禮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賓疏云衆賓各得主人
一拜蓋衆賓升階拜受爵者三人主人各爲一拜
故三拜此蓋以太保太宗太史三臣傳顧命故各
一肅拜以禮之也祭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
之人示不忘本也三祭儀禮冠禮皆以四祭醴三
註云禮成于三故三祭也啗者以酒至口而不飲
居喪故也三啗肅祭皆以三成禮故啗亦三也饗
者勸飲食之辭欲王受此酒而饗之也如成王錫
周公鬯酒而曰休享享饗通士特牲饋食禮尸執
奠祝饗註云饗謂勸強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
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王三啗畢太保受同于王降盥升以異同酌酒秉
璋以酢蓋臣爲獻主不敢勞君酢已故自酌以酢
又不敢襲君爵故易異同又不敢以圭瓚故用璋
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阼階東南此時
喪未成服而行吉事盥洗在東宗人小宗伯佐大
宗者大宗供王小宗人供太保既自酌酒于同將
拜故受宗人同而拜受爵王荅拜以送爵太保乃
于宗人受同而祭齊啗齊者各嘗其味宅與啗同
以齊爲啗嘗至口異于王也既齊啗以同授宗人

又拜者拜酢禮也王又荅拜亦如平時燕飲之禮
太保降收

獻酢禮畢太保降則王及羣臣亦皆降收者有司
收徹器用

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路寢之正門成王殯在焉故曰廟蓋自廟門
出而俟于路門之外非俟于路寢門外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畢畢門即路寢門以諸門至
此而畢也應門之內內朝也天子三朝外朝在雉
門內朝士掌之內朝在應門內司士掌之燕朝在

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于內朝見諸侯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
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周中分天下諸侯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者繼周公為東伯也諸侯各隨
其方而入分左右班皆北面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
其時諸侯必眾眾國皆陳四馬非王庭所容必少
陳之餘者在外賓諸侯也或曰當作擯案周官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綉璜以黼謂以馬為幣則以圭合之兼幣即合幣
 也布乘黃朱是馬為幣也故賓舉所奉之圭以兼
 其所陳之幣而致辭于王云云一二見非一也為
 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贄奠之再拜
 稽首臣拜君之禮也義嗣德史氏之辭義宜也王
 義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
 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喪禮弔者含者禭者升堂致
 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見諸侯若以為
 不當拜則疑未為後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

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呂氏曰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羣臣
 見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擯
 相之人太保司徒率羣臣而相者舉手揖之使拜
 遂皆再拜稽首也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
 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羣臣
 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
 芟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
 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內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美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美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美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美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澄案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陟井遐也成王未諡故稱新陟王畢盡協合賞當功罰當罪盡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皇大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當不忘戒備無或弛怠而墮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稱名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未踰年亦書名也報誥報其進戒之辭而告之也報誥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不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
 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
 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謂皆信也文武之心致之
 至極而民不齊其信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
 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
 又王家用能受正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
 兩盡其道天用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
 既得天下之後乃封建諸侯樹立以藩屏在我後
 之人言先王之有臣以保又王家所以勵羣臣也
 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

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
 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也顧綏回視而安行之也王室若此汝則奉承而
 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王自謂諸侯
 不能盡職豈不貽我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羣公謂大國諸公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既皆
 聽新天子誥命相者推手揖之使出遂皆趨而出
 也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冕服反喪次成服自是常服斬衰居倚廬朝臣反就其次諸侯反歸其國亦服喪服喪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孔子有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

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書也曰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猶以為後世法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為失禮如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吾未之學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意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或問蘇朱二說孰當澄曰蘇說據禮之經朱說達事之權舉一而廢一皆不可古者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雖未正名嗣位而羣臣尊之為君下無所覬覦上無所疑忌禮明而分定故也武王喪成王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王事致流言之謗成王或因風雷之異得周公代武死之說而王之疑始釋及其將終以此為監欲嗣子正名定分于初喪之時故有顧命召畢奉承其意制為權宜之禮蓋前此所未嘗有後此亦不常行也朱子見後世有繼嗣不定而致禍亂者當宋氏光寧授受之際又嘗身親其事一時困心衡慮故其言如此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或值事變不同隨時度宜而行變禮亦聖人所許所謂禮變于不得已也若遂以後世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為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為通論

呂刑

呂國名刑刑書也禮記孝經作甫刑宣王時

詩云生甫及申平王詩云不與我戍甫蓋
呂侯子孫或因呂為甫或別封為甫穆王時
未有甫名後人曰甫刑者猶叔虞封唐子孫
稱晉詩從初所封曰唐國風史記從後所稱
曰晉世家也或曰呂甫聲協猶受紂二字不
同其初蓋一名也

惟呂命

呂侯為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
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

之後耄老而昏忘也荒大度揆猶禹言荒度土功
詰治也大加揆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若發語辭訓遺書也古有遺書所載之事如下所
云蚩尤炎帝時諸侯黃帝興兵誅之鴟貪殘之鳥
橫取非己之有曰奪矯強虔殺上古風淳俗厚蚩
尤始行凶暴以開亂原惡勢熾盛驅扇薰染延及
平民皆習于惡無不為寇為賊以貪殘為義肆行
不忌外姦內宄為寇而劫奪取貨為賊而強矯殺
人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
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
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
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爲之法也
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不言劓辟者包于劓宮
或曰刵字誤爲刵椽宮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
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

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
改作五虐之刑爲法大辟旣施於無罪而又過爲
四者深刻之刑凡麗于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
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與猶生也民生斯時相
與漸浸于淫刑之中泯泯然沈昏焚焚然殺亂信
實也刑之輕重允當情理之實是之謂中并制之
刑其實民無所取中顯明之地莫可告訴則告訴
幽冥之間以求直于鬼神而已覆反也彼此互相
詛盟也衆庶被虐威之戮各以無罪告訴于天天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威之虐發而上聞惟
有腥穢之氣皇帝堯也庶戮以無辜告天而帝堯

哀矜之堯之心即天之心也遏絕謂竄之于三危
遏止其惡而絕其世使其子孫無復得傳世為君
也此篇言在下者五皆謂為諸侯也對天子而言
天子在上諸侯在下者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固有降格

重少昊之後黎顓頊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在地者
人也在天者神也三苗貪虐民罹凶害無所控訴
而聽于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諂瀆求神則神之妖
怪自息堯命羲和欽天授時禮秩有經職方無越
民不得以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下接於
人自是無復有妖怪降至人間者國語曰古者民

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天人作享家為巫
史民神同位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
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世敘天地而別其分至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羣后諸侯也逮及也及此時在下為諸侯者皆有
非常之明故鰥寡之情無所掩蔽時苗民已寬矣
堯清心訪問下民鰥寡遂言苗民既往之惡其情
即得上達堯知苗之毒民在於昏虐今諸侯一反

其道以德之威為威則不虐以德之明為明則不昏也案苗民之竄考之傳記在舜賓于四門之後受終攝位之前時帝堯在上為君所謂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孔傳皆以為堯蔡氏以為舜者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三后皆以諸侯入為帝朝之臣伯爵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于郃以有郃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眾兆民伯夷教民以禮民入于禮而不入于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所謂德明惟明者如此臯陶為士官為百姓制得中之刑使之畏威寡罪而敬其德當是之時穆穆者在上為天子明

明者在下為諸侯封國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其明
 各章灼于其方無一不勤于德其彝猶召誥言非
 彝四方諸侯皆惟德之勤故能明于臯陶制刑之
 中導民為善禁民為惡民之桀彝者率皆順治而
 刑不用典獄諸侯之君主四方之獄者非反辭惟
 正辭下章非時伯夷惟時苗民是其例也訖絕也
 富貪賄賂也堯時萬國咸寧比屋可封刑措不用
 或不得已而用刑則盡絕貪虐一是公正敬謹畏
 忌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之于人無所揀擇
 去取治獄如此是能合乎天德而天之元命不待
 外求乃其自作也故得上配天子享國在下所謂

德威惟畏者如此案此篇皆是誥諸侯之辭此章
 首言蚩尤之亂遂言堯時苗民淫刑之惡羣后祥
 刑之美以示戒示勸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嗟歎辭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諸侯為天
 之牧民者乎今爾何所監視何所懲創乎所當監
 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也伯夷以禮教

民使不犯刑此其布政之迪也奪貨劫取賄賂也
 蠲貸也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蓋以不擇用吉人
 審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一衆虐者貪者斷制五刑
 妄亂加罪于無罪之人上帝不貸其惡而降之殃
 咎苗民無所辭于帝之罰乃至滅亡絕其子孫之
 傳世不復得為君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伯父等即司正典獄之諸侯王享國百年矣諸侯
 之老者猶父兄弟少者猶子孫父兄之列以伯稱
 弟之列以仲叔季稱子孫之列以童幼稱舉同姓
 諸侯以包異姓也刑合天心則天降格而眷命之
 爾皆聽我言而謹于刑庶乎天有格命也由用也
 刑之中者用以慰民也爾無于此而不日勤刑之
 失者宜以為戒也爾無于此而戒不勤勤于由慰
 為其所當為也不勤于所戒不為其不當為也刑
 者天之所以齊乎民也淫刑為天所譴則必不終
 于位祥刑為天所福則必克終于位使我在位一
 日或不克終或克終皆在爾司刑之人爾能謹于

用刑庶可敬逆天命而使我克終所以奉我一人也畏與威同畏謂刑罰之也休謂赦宥之也雖有所刑罰苟不當則勿刑罰之雖有所赦宥苟不當則勿赦宥之惟當敬謹于五刑使輕重寬嚴各得其當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當寬而從輕柔克也當嚴而從重剛克也寬嚴輕重適其平正直也天有格命而克終于位一人有慶也惡無所容而善有所恃兆民賴之也上下同享其安永永無窮矣穆王惕然以已之克終不克終係于諸侯用刑之當不當諸侯承王之命其可不謹于刑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內之地祥吉善也刑者凶器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辭證也造至也具備俱完也師眾也獄辭不一

麗于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辭證俱完則與衆有
司共聽其辭當麗何刑簡分別之也孚實信無疑
也辭既分辯而無疑則定其罪而正之于五刑五
辭所麗之刑分辯不明是謂不簡不簡則正之于
五罰五刑所宥之罰審責不合是謂不服不服則
正之于五過刑罰過皆曰正者謂斷以公定以理
各得其正也然古之所謂罰者以五流之法宥之
而已今五罰皆以金贖則與古不同矣周官所謂
過者桎梏而生諸家食役諸司空今五過輕于金
贖則與周官又或不同矣夫自刑輕之而為罰自
罰輕之而為過過則幾于免矣法固欲其輕也以

私而故縱之則非天討之公所以嚴責五過之疵
官挾勢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
也為是五者而徇私所犯非過而以為過此故縱
之罪與犯人同所宜審克之審克謂審之而能得
其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雖不刑之而猶入于罰也
若五刑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入于罰矣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者雖不罰之而猶治其過也若五罰
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治其過矣有疑而當赦者
所宜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雖有衆人同聽惟當更于其容貌有所考察周官所謂色聽是也衆皆曰然而猶必察焉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于尋求或至誤

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刑施于人曰辟五辟之疑皆赦其罰謂或有不赦而罰贖者也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倍謂倍百為二百鍰倍差謂倍二百為四百而差之少進為五百鍰閱察也察數而得其實曰閱實五罰之金多寡不同皆必閱實其罪果當其罰而後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者刑罰同屬互見之也周官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今此雖增其舊然輕罪比舊為多重罪比舊為少三千屬者法之正條若罪無正條則取上下條比附其罪但比附之例有不可誤者有不可用者僭

四百廿七
甘信
差誤也謂當比此一例乃比彼一例所比不當則與辭不相應是亂其辭也雖有比附之例其法不可行者勿用之漢長安賈人坐與渾邪王市者五百餘人當死汲黯曰愚民安知所市賈長安中文吏以爲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是以不可行者比附也法無正條尤當詳謹內致其察外比以法所宜審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刑在上而情適輕則減一等而下服刑在下而情適重則加一等而上服用刑之權也諸罰亦然或減輕一等或加重一等輕之重之如衡之有權然此特隨一事而輕重耳亦有隨一世而輕重者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類是也刑罰之權或同或不同然有其倫敘則不可紊有其要歸則不可易惟齊非齊者權也有倫有要者經也罰贖聊以懲之雖非至死然殫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輸財者猶憫之況刑加其身乎此穆王哀矜之甚也佞口才也獄者欲盡人之情

實以口辯折人使人無所措其辭易至誣枉良者
慈祥豈弟之人治獄之法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
無非在于得其中而已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
從順者有從順者從謂得其情理也當以哀敬之
心折獄哀謂矜憐其人敬謂謹重于己獄辭既定
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
推度如上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
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獄既成于下而無疑輸于上而無疑治獄有司于
其刑達上之時必備載其情節有可輕可重者并
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
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卿大夫從諸侯而來朝故又呼其大官夫姓而戒
之穆王惟恐用刑之或誤故言之而多懼惟其敬
于刑故欲有德者司刑今天相佑斯民有四方司
政典獄之諸侯爲天牧民作天子之配而在下單
辭無佐證者聽之尤難其明之所照當如清水之

照影表裏洞徹無毫髮之不見故曰明清于單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者之無偏私中聽聽之不偏
 也家者人之所私私家謂私之如家然府主案牘
 者辜功以入人之罪為功也報如報虐以威之報
 庶眾言之也尤殃咎也不中聽獄者所見之偏爾
 私家于獄者必受貨賂也然獄之所以私亦有非
 以財寶為貨者惟主吏欲以人之罪為己之功則
 故以陷人治獄而私天必報之以庶尤今雖未報
 終久可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
 人之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
 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史將無所畏
 恣為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
 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
 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之子孫蓋諸侯或有世子代君來
 朝者自今以往將何所監視豈非德于民之中乎
 謂以德用刑于民而得其中也我之言如此汝尚
 明聽之哉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
 也雖兩造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
 之極處極謂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

慶也凡受王之良民而治之者不可虐之以不祥之刑當監視于此之祥刑祥刑者以德為刑也

文侯之命

文侯晉君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史記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洛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命為侯伯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傷言已嗣位父死國敗為天下之大罪戾
夫犬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已故以天
丕愆為己所造也戎猶寇也純語辭俊大也王室
中圯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殄絕詩所謂喪亂蔑
資曾莫惠我師是也資澤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
間侵寇我國家即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者宿壽考
之人尚在其所服之官既無可以付托而內顧已
才則不能勝其任惟曰四方諸侯在祖行父行者
其誰能憂恤朕躬乎又嘆而言諸侯若有功于我
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蓋悲無人如先正之
能使先祖得以安于位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汝也顯祖唐叔也乃辟平王自謂唐叔有功周
室今汝有功于我是汝能光昭其祖也幽王失信
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為天下倡取法文武
之道以勤王室用以會合諸侯繼紹汝君使不絕
其世追孝于前時文德之人謂使已不失天下以
祀其先王也汝多所脩完捍衛我于艱難如汝之
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形赤盧黑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
 賜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
 匹曰乘往者往歸晉國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
 其民都者國之都鄙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
 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
 之無志也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
 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以
 爲足嗚呼此周之所以終于東乎

費誓

費地名後爲季氏邑魯侯伯禽征徐戎之時
 誓師于費也案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武王克
 殷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公不就封留佐王
 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公相成王而使子伯
 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反公奉王命東伐
 淮夷徐戎亦反伯禽率師伐之作昉誓遂平
 徐戎定魯昉即費字傳寫不同爾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戒勅之使無誼譁欲其靜聽誓命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敎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徂茲猶曰往者敕整治之也敵施楯紛也紛如組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又有重弓以防損折鍛鍊礪磨也鋒刃刀劍之屬甲衛身胄衛首干楯以捍敵皆自衛者戰伐所用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戈矛與凡可以擊刺之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之器後攻人之器言之序也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且築壘壁有當教戒之事如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甯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謂今出征之時也淫大舍放牯牢言放牧杜寨獲捕獸機檻斂塞穿地陷獸傷牯謂傷牯之牛馬牛馬在牯逐以牯為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風牡牝相奔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逐追求也復還之也失者無得踰越壘伍而追求得者惟當歸還之則我當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失者越伍追逐得者藏匿不還則皆有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上文既言馬牛臣妾之去失者此又言不因去失而敢盜取他隊之馬牛臣妾者先戒之以無敢寇攘而或有踰垣墻而竊其馬牛誘其臣妾者當服寇攘之罪故亦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數也大刑死刑也淮夷徐戎並起今獨征徐戎蓋徐戎近魯先攻近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榦端之木也旁曰榦墻兩邊障土者也上文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賫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榦芻芡非遠國所能自賫故責之魯人也無餘刑謂刑之至重其上更無餘特降死一等而已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芡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芻芡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也魯侯作費誓之時蓋在周公作大誥之後其篇次文侯之命者以侯國之書附帝王之書故居

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為晉所敗作誓以悔過
 此其辭也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年九月
 晉秦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使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蹇叔曰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

木拱矣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過周北門左
 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使遽告于鄭鄭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
 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敵不可縱夏四月
 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
 丙晉文公夫人文嬴秦穆公女也請舍秦囚
 晉人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作誓悔過蓋

在此時然文公二年春秦又伐晉戰彭衙三年夏秦又伐晉封殺尸既作秦誓之後荐興報復之師烏在其為能悔過也但其行事雖不踐言而立言則可垂訓故夫子取之聖人不以人廢言也如是邵子曰夫子定書終于秦誓知周之必為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羣言之首猶曰第一等言語云爾即下文所引古人之言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樂無逸所謂盤于遊田孟子所謂般樂怠敖是也言人盡如此多荒於盤樂已責人之不善此甚無難惟受人責己之不善能如水之流有順而無逆者是為難也盤艱難三字協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思欲遷善改過惟恐弗及故憂日月之逝若弗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如古先謀國之人則今未能即有其人使來就已忌語辭如詩抑鬯弓忌惟今之謀人姑且將以

為可親而與之謀雖則曰如此然于今之謀人之
中庶幾求問老成之人則無所過也此蓋悔其違
蹇叔之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

番番良貌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諛巧也皇大也
昧昧深潛之意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
既拱者我庶幾有其人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
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願有其人此二者人品
易明前日之失今日復踐矣惟有捷給善巧諛言

之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俾君子變易其言辭我
大多有其人故昧昧深潛而思之惟恐一日不察
復為所惑也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諛言謂杞
子此蓋悔其用杞子之言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猶个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
之意容有受也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彥美士也

聖通明也不啻謂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也子孫黎民言子孫所有之黎民職主也冒忌也違背也俾不達謂在下困窮不使之達也殆危也穆公前既悔用人聽言之非矣故又及此言能容之人進賢利國不能容之人妨賢病國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杞隍不安也懷安也結上文言國之危殆繫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于所任一人之是

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